

# 一代枭雄



以翔实的史料，全面解读真实的曹操  
**挟天子以令诸侯**

本书将为广大读者重现历史的风云际会，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切切、鲜活生动的曹操。阐释帝王的是非功过，为读者呈现一幅壮美的传奇画卷。

邹弘文◎编著



# 曹操

线装书局

# 一代梟雄

以翔实的史料，全面解读真实的曹操  
挟天子以令诸侯



邹弘文◎编著

# 曹操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代枭雄——曹操 / 邹弘文编著. — 北京 : 线装书局, 2013. 11

(细说历代帝王)

ISBN 978-7-5120-1118-2

I. ①—… II. ①邹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3309 号

## 一代枭雄——曹操

---

编 著: 邹弘文

责任编辑: 张媛媛 孙嘉镇

排 版: 腾飞文化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(100009)

电 话: 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: [www.xzhbc.com](http://www.xzhbc.com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0

印 张: 48

字 数: 60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0000

---

定 价: 48.00 元

# 目录

Mu lu



- 第一章 少年曹操志存高远 / 1
- 第二章 乱世之秋步入仕途 / 18
- 第三章 陈留起兵图谋大业 / 51
- 第四章 诸君北面 我自西向 / 73
- 第五章 在镇压起义中壮大自己 / 98
- 第六章 驱逐吕布迎帝许都 / 121
- 第七章 讨宿敌秣马厉兵 / 164
- 第八章 官渡之战 / 200
- 第九章 北方基业初定 / 236
- 第十章 北征乌桓 南抗孙刘联军 / 268
- 第十一章 赤壁大败 / 285
- 第十二章 定关中统一霸业 / 326
- 第十三章 得陇不复望蜀 / 376
- 第十四章 孙权诛关羽 孟德魂归洛阳宫 / 423

## 第一章

# 少年曹操志存高远

曹操生于东汉桓帝永寿元年（公元155年），曹操出生在沛国谯郡（现安徽省宿县西北）。传说曹操出生时，天空阴云密布，突然雷电大作，其母便疼痛难忍。顷刻间大雨倾盆，曹操呱呱坠地，哭声与雨声交织在一起。于是有东邻儒士说此婴儿与天象一体，以后必成大器。

曹操小名阿瞒，其长相恰如“阿瞒”的谐音：“阿蛮”。一脸蛮相，黑乎乎的，岂止不秀美，甚至有些丑陋。但阿瞒性格独特，不多言，好思索，不爱哭，性格倔强，所以在同辈的孩子中也居于统领地位。

曹操家附近有一条小河，他最爱偷偷来小河洗澡。他5岁时同龄的孩子都不敢去小河洗澡，唯独他常常跳入水中畅游。因此，一同在河里嬉戏的，都是年龄比他大的孩子，一般都七八岁甚至十来岁。一脸蛮相的阿瞒并不畏惧大孩子，肆无忌惮地扑溅水花，大喊大笑。反而是那些大孩子对他甚感惊奇。一晴朗夏日，阿瞒趁父母亲不注意的时候，从后门溜出来。一出门，他就直奔小河边。快要到岸边的时候，他边跑边脱衣裳，到水边，便“扑通”一声跳下水，溅起一大朵水花和一圈圈涟漪。旁边几个孩子都被他溅起的水浇了个兜头盖面，好生狼狈，便嚷着“阿瞒，阿瞒”，向他扑过来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孩子惊呼一声：“蛇！水蛇！”

接着，又有两个孩子喊道：“蛇来了！蛇来了！”

果然，一条水蛇正向孩子们浮游过来。孩子们彼此呼喊，往岸上逃窜。阿瞒也看到了水蛇，但是他没有逃，这时水蛇正以较快的速度向他逼近。阿瞒十分警觉地注视着它，他手中没有任何武器，只有顺手从水边掀起的一把

第

一

章

少年曹操志存高远







青草，那蛇渐渐靠近他的时候，他便把手中蘸水的青草向蛇头挥打过去。于是蛇往后退。可是很快，水蛇又扭头游过来，阿瞒又挥青草猛击，同时口中大喊“打死你！打死你”以助威。这样打了几次，那水蛇再也没扭回头来，径直往对岸去了。在岸上观战的孩子这才欢呼着：“逃跑了！逃跑了！”他们又重新回到水里。

阿瞒几经挥打，手臂都甩痛了，此刻蛇已逃去，他才有些瘫软地躺在岸边青草丛中。孩子们都对他刮目相看，呼叫着：“阿瞒，下水来玩！”这时，阿瞒的母亲才从家里飞跑出来，因为有孩子跑回去告诉曹家阿瞒正被水蛇纠缠的事，母亲大惊而来，一把抱起躺在地上的阿瞒，忙问：“咬着没有？咬着没有？”

阿瞒挣脱母怀，双手叉腰道：“它敢咬我吗？我把它打走了！”

母亲见他无事，且气壮如牛，便笑着流下了眼泪……

不久，母亲因病倒床，吃了几服药都没有任何效果，渐渐沉重起来。天真活泼并且贪玩的阿瞒不再往外跑了，整日守在母亲的房门口，寡言少语，一下子变得老成了许多。父亲叫他出去玩玩，他也不去。有时出去了，不一会儿又转回来，依然守在母亲的房门外。

他聆听着母亲的咳嗽声，有时许久没有听见声息，便从门缝往里窥望。他目视着为母亲端药进去的奴婢，注意着她们出来时的眼神。

母亲终于觉得不行了，把阿瞒叫到床前。母亲握着他的手，两眼泪如泉涌。阿瞒却不哭，很坚强地站立在踏板上，好像要以他的强壮来止住母亲的悲伤。

直到母亲真正咽了气，阿瞒才哭出声来，那种郁积的悲伤爆发出来，化成声嘶力竭地呼喊。当时，他虽然才五岁半，但他知道母亲永远不能再疼爱他了，不能再说话了，他越想越觉得凄凉……

没了母亲的阿瞒，便只有以父爱为心理依附了。但是父亲不如母亲，往往疏忽大意，只是在大处对儿子严加约束而已。这样，由于曹操得不到慈母之爱，便形成了放纵的性格。他由以弹弓打鸟，发展到弓箭射猎。父亲常以他年仅十二三岁为由，不让他去狩猎。但是曹阿瞒的放纵性格已形成，要约束其发展是不大可能的。

他沉迷于狩猎，不管父亲如何禁止，他总是想尽办法，偷偷地和三五好

友奔驰在原野森林中。他小小年纪，骑在马上，左弓右箭，非常潇洒奔放。野外的山山水水，使他陶醉在其中。尤其是当他驰纵追射野物之时，那种起伏颠摇的震动，两耳呼呼生风的快感，更使他有一种超群的豪迈和愉快感。每当这时，他就止不住想叫喊。他于此时完全体会到了古人所谓啸傲山林的情状……

因此，13岁的曹阿瞞，有机会就要出去狩猎，就要到旷野和密林之中。当然，狩猎的事情不能被父亲知道，知道了就要挨骂，而且看管会更严。他只能避着父亲悄悄狩猎，并在每次狩猎前，都事先将衣服和弓箭放在外面，将马先牵出去，自己再悄悄溜走。

可是有一次正当他兴高采烈地拿着一只野兔往回跑时，却不幸被叔父撞见了。叔父问他：“你怎么不听话跑去射箭！你父亲知道了能饶得了你？”说着，不等阿瞞开口便离开了。他知道叔父肯定会回去向他的父亲告状，得想个什么办法才行。他灵机一动，便率先打马返回家中，将衣服换好后，出门到途中来迎接叔父。很久，叔父才走过来，曹阿瞞假装在一个土坎上跳耍，猛一下就栽倒在地，呻吟不止，并且脸部抽筋，装成中风的样子。叔父见了大惊，忙叫阿瞞休息一会儿，他立即回去叫人。一会儿，曹嵩及几个家人赶到了，而阿瞞却不见了人。大家四处寻找，才看见阿瞞在后院和几个小孩玩耍。

曹嵩忙问：“阿瞞，你刚才是不是在外面倒地了？”

阿瞞摇头，表示茫然。

曹嵩说：“你叔父说你中风了，现在好了吗？”

阿瞞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怎么说起的？我一直在这儿玩耍……哦，叔父一向不喜欢我，想必是他故意造谣吧！”

曹嵩默然，不再说什么。

自从此事发生以后，曹嵩不再相信自己的弟弟了，不管他说什么曹嵩也听不进去。阿瞞小小年纪便想到如此计策，自己也在暗地里高兴，以后可以尽情地玩耍了，但是，为了不让父亲看到，还是小心谨慎为好。

公元174年，即灵帝熹平三年，曹操20岁，当时已是一个成熟的青年。他一表人才，被许多人知晓。再加上当时有人推荐，他被选为孝廉。当时的孝廉就代表着有了做官的资格，这是许多读书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。与曹





操同时被推选为孝廉的人中，他算得上是最年轻的一个了，可见，曹操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。但是，曹操的外表形象却与他的内在实力极不相称，他个子小，身高 155 厘米，属于“矮、短、粗”型。但他好学不倦，比别人努力。他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再加上天资，如愿以偿地战胜了许许多多与自己同齡的人，成了最年轻的孝廉。

孝廉有当官的资格，曹操就可以做官了。刚 20 岁的曹操，虽然年轻，但他已急于通过仕途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。

祖父曹腾知道曹操的心思，愿意成全他。曹腾请准灵帝，给了曹操一个颇为重要的正式官职，这就是洛阳的北都尉，即京城北区警备队长。警备队长具有绝对的武力权威，尤其是在京城这个地方更有权威。当时，洛阳京城因宫廷原因经常发生兵变，皇帝为了保证登基后的安宁和平稳，对京城在治安方面制定了许多严格秩序。任何人都必须遵守这些秩序，而监督维护这些秩序的正是警备队。

曹操上任第一天，即召集全体警备队员开会，首先命令大家暂时各司其职，维持原有秩序，并告诉大家，为管好北区社会治安，必须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全面进行整顿革新。一旦新的制度出来，即严格施行，绝不手软。

当然，这番言辞是针对洛阳京城地区的情况而说的。他早已听说警备队长其实不好当，因为要当好，则必须严格执法，在执行秩序和制度方面，不能有丝毫异议。洛阳京城的风气非常不好，官官相卫，制度很难推行。曹操仔细研究之后发现制度虽然很完善，但是处罚力度不大，使有些制度形同虚设。于是，曹操决定从加重处罚方面下手，只有处罚如烈火，才不会有人违犯。这就要求做官的人不能讲任何情面，否则这项工作就做不好。曹操在全体警备队员会上，重申了上述道理。

曹操负责警备的京城北区有四个城门，按京城有关条例规定，严禁非法出城。要出城办事的，必须经有关方面批准，然后持牌到警备队换牌方可出城。持牌要经过审查，换牌也要经过审查，任何一道审查不合格，都不准出城。即使合格，若警备队认为情况非常，也暂时不许出城。曹操再次明令重申这一制度，并大大加重了违规处罚。他在每个城门悬挂特制的五色木棒数十根，凡非法出城者，不论皇亲国戚，一律用五色木棒活活打死。



处罚条例一公布，果然引起很大议论，人们感到既惊叹又害怕，还想看看曹操的笑话。曹操不管这些，他想只有认真执行之后，才会做到违法必究，树立权威。他告诫士兵，严守岗位，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。凡有违犯者，即行拿下，当众处死。

起初，并没有人来违犯，因为对于这个新来的警备队长，尚摸不清性格脾气，谁也不愿意冒险试探。况且，不少人也打听到，新任警备队长是曹腾之孙，曹嵩之子，而曹腾在宫中颇有发言权，曹嵩也是一个官员。因此，一般人便不敢轻易造次。

但是，几个月后，有一个人于深夜时分，偷偷摸摸出城。很快被值班士兵发现，立即将其缉拿。按处罚规定，士兵可以当场处死他。但是这人声称他是大宦官蹇硕的叔父，士兵当然就不敢轻举妄动了，因为在曹队长之前，凡是有特殊关系的人即使触犯条例都一律从轻发落，虽在表面上进行责罚，而实际上并没有处罚。况县依现在的处罚就没命了。

士兵们只将那人关起来，便向曹操禀报。曹操一听非常气愤，本想首先责罚这两个士兵的，想想这样效果不好，不如先惩处了违法出城者再说。曹操暂时按下怒火，表面上不动声色，随了士兵去到城门营房。违禁者被押出来了，曹操看他大约40岁，却生得肥头大耳，油头滑面。见了曹操并不下跪，兀自站着，好一副倨傲的样子。

曹操却十分冷静，并不动火，慢声问道：“你是何许人？”

那人瞟了曹操一眼，应道：“姓蹇名图，宫中蹇硕是我侄子。”

曹操问：“何事出城？”

蹇图道：“城外赵家相约，去赴夜宴。”

曹操问：“为何不申领出城牌？难道不知规定？”

“怎么不知？”蹇图说，“不准私自出城，是为防乱计，我堂堂蹇图，安有作乱之理？”

曹操不语良久，最后站起来说：“好，你这番道理还是明日当众讲吧！”

说完，就走了。蹇图以为曹操拿他无可奈何，便窃然一笑。

曹操走出营房，对士兵说：“严加看管，不得有误！”

第二日，曹操令士兵将蹇图押至城门之下。顿时，就有不少人前来围观。所有的人都知道违法出城者是蹇图，而蹇图是大宦官蹇硕的叔父。而蹇硕正





得灵帝宠信，权势如日中天。围观的人要亲眼看看，新任北区警备队长会如何处置蹇图。

曹操有意推迟审问时间，让围观的人越聚越多，他胸有成竹，要一步一步造成一个轰动效应，好大烧一把禁令的烈火，使任何人都不敢有所干扰。

蹇图被押解在城墙脚下，见曹操久久未动，已有些急，便催道：“曹都尉要说什么就快说，我还要回去办急事……”

曹操暗笑：难道你还有回去的机会吗？

又等了一会儿，围观的人更多了，北区的市民几乎都被轰动了，都赶来想亲眼看曹操怎么处罚蹇图。曹操这才觉得时候已到，开始审问蹇图。

曹操大声问道：“蹇图，你昨晚非法私自出城，被我军士拿住，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蹇图说：“我昨晚不是说了吗？我是临时有些急事……”

曹操说：“你昨晚说是应邀赴宴，今天又说急事。那么我问你，是不是急事就可以违法出城？”

蹇图说：“没有没有，我没有那个意思……”

“好，”曹操说，“那么我问你，你昨晚是不是违法？”

蹇图说：“是。”心里也有了一些惶惑。

曹操一反平静，厉声喝道：“既然是违法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蹇图一听顿时惊慌，便软下口气：“曹都尉，我已认错了，以后决不会……”

曹操厉声发问：“难道处罚规定可以随意更改吗？”

蹇图已知事情严重，忙抬出蹇硕来，求曹操道：“请曹都尉念在我侄蹇硕份上，饶我一回吧！”

曹操高声说：“我北区警备队，严格执法，不徇私情。尤其你是蹇硕叔父，更应该带头守法。今因蹇硕而饶你不死，何以正法？焉可安民？来人呀，速将蹇图在其私自出城处就地正法！”

于是，早有持棒士兵，蜂拥而上，一阵乱棒，便将嘶叫中的蹇图击毙。围观群众，再无议论，一片寂静。顿时，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，在所有人心目中画出，仰望城门，永远胆战心惊。

曹操在城门口当众杀了蹇图，而且将其暴尸城门三日以示众，还写出布

告，贴于北区各处。北区大街小巷都纷纷议论此事，无不称赞新任北区警备队长曹操。整个洛阳城也轰动了，都知道蹇硕叔父蹇图被杀之事。达官显贵阶层更是害怕，蹇图事件已经给他们敲响了警钟。这就使得宫廷的官僚阶层对曹操恨之入骨。

曹操的祖父曹腾知道此事后，也不无惊惶，立刻派人叫来曹操，说道：“你知不知道杀蹇图会有什么后果？”

曹操平静回答：“知道。”

曹腾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蹇图乃蹇硕叔父，如此受罚，蹇硕必不甘心，此事面子上他也过不去，他会无动于衷吗？目下蹇硕又正受灵帝宠信，其权势远在我等之上啊……”

曹操说：“祖父，这些我不是没有想过，可是，作为警备队长，必须严于执法，否则不如当个看门差役。曹操的志向祖父知道，今日才迈出一步，第一步就不能祛邪扶正，今后还有什么用？况且我公开执法，按条例办事，没有一点徇私舞弊，光明磊落、堂堂正正，他能把我奈何。”

曹腾听了曹操所言，不能不点头称是，他心中是既惊喜，又忧虑。惊喜的是曹操确实大义凛然，富有才干，日后定有大作为；忧的是这事无论如何蹇硕也不会善罢甘休。

这事虽如曹操所言，无懈可击，但蹇硕必会在其他事上进行威胁。事已至此，只有任其发展，做好应变的准备。

正如曹腾预言，蹇硕对曹操怒不可遏，直接向灵帝诉说，称曹操欺人太甚，严于执法是借口，有意为难他蹇硕才是实。他堂堂蹇硕，在宫廷内外，还有何脸面见人……

灵帝听了，也大为吃惊，没想到一个刚以孝廉任北都尉的曹操，会有如此震惊朝野之举。便对蹇硕道：“这事先行查明，再做处理。”

蹇硕摇头：“这事不好说呀……”

灵帝问：“为何不好说？”

蹇硕道：“只查此事，奈何不了曹操，说起来，他是按公开律令禁条办的此事。”

灵帝不禁为难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又如何办呢？”

蹇硕这时已冷静了许多，思索道：“我看唯有将他调离京城一法。”





灵帝说：“那就立刻传旨吧！”

蹇硕道：“不妥。立刻调离，显然表示出朝廷不主张严于执法。调离的事只有缓办，先假装奖励曹操，以示朝廷的勉励。这样，京城上下才会拥护朝廷。然后，以提升的办法，将曹操调到另一个地方去，以后再对付他……”

灵帝言道：“爱卿所言极是，就照你说的去办吧。”

于是，灵帝下旨，公开嘉奖曹操，称曹操整治社会治安，功绩显著。曹操闻讯，大为惊奇。他原以为灵帝在蹇硕的怂恿支配下，会在他这次的行为中找碴，为此他已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。但是，朝廷不但没有找碴，反而嘉奖他。他当然不会相信这会出自蹇硕和灵帝的本意，但他知道这里头一定有什么阴谋，他随时提防着。

事不出所料，嘉奖曹操没几天，灵帝又下旨，说曹操治城有术，特将他调到兖州东部的顿丘县任知事。曹操这才明白，灵帝和蹇硕是不让他再担任警备队长了，如果再担任下去，会得罪更多朝廷的人，而这些人都是蹇硕的羽翼。

蹇图事件之后，得罪了蹇硕，曹操的祖父已料到曹操要有坎坷的路要走，让曹操做好了准备。此时曹操只得打点行装，向祖父告辞。这时曹腾因曹操杀蹇图的事，已受了一些影响，蹇硕在宫廷和他恶语相撞，灵帝对他的态度冷淡。他想到自己的忠心耿耿，不免有些气愤。本来年迈的他，又苍老了几分。

曹操面对祖父，很有些过意不去，歉然道：“祖父，孙儿不孝，给你惹事了……”

祖父却说：“其实，我所忧者还并不在我个人，祖父年岁已大，无所谓了。我更多是想到你。你毕竟还年轻，来日方长，万事才刚起头，竟遭此排斥，实在令人有些担忧……”

曹操却冷静地笑道：“我并不以为是被排斥，相反，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警备队长，仅仅是一事之差，与知事相比，过于单纯。祖父你想想，曹操立下大志要有所作为，就必须有全面的整治才干，而做知事，正可为自己在这方面的锻炼提供大好机会。所以，我现在心中倒很高兴，巴不得立刻就去就任知事一职。祖父你放心，曹操在顿丘县，一定要做个样子出来……”

曹操的这番话，使祖父曹腾大感意外，他发现曹操成熟多了，不仅有胆

识，而且有谋略，并能在逆境中看到希望。于是，情不自禁地拉了曹操的手，拍着他的臂膀，感叹道：“看来祖父确实老了……”

但是，曹操的打算又一次落空，蹇硕和灵帝并不让他在顿丘县施展抱负，他们的目的，只想不让他做警备队长，所以将他先调到顿丘县作为一个暂时的过渡。

当曹操到了顿丘县，刚开始调查研究，以便制定一套整治顿丘的新方案时，朝廷又下旨调他回京，担任议郎官职，曹操这次真的灰心了，他知道议郎官的真正分量，是一个形同虚设的职务，并没有任何执法的权力。

蹇硕如此对待曹操确实是够毒的，削去了任何权柄，一旦有合适的机会，再进行报复。此时，曹操左右为难，他刚走上仕途，辞官显然是不可能的。辞了就不能再为官，不辞就永远地被囚禁在蹇硕给自己编的笼子里，任他宰割。最后自己决定事在人为，暂时忍下来，以后再找时机改观。曹操离开顿丘县，风尘仆仆回京。议郎官就议郎官吧，乐得清闲，好好再自我修炼。这或许就是曹操的又一特点，他在任何时候，任何情况下，都能够随机应变，绝不一蹶不振，束手待毙。能在不利的环境下，看到有利的一面，然后去充分利用有利的一面，强化自己的能耐，以对付不利的环境。

曹操做了议郎官，利用充分的时间广为研读诗书，思考问题，同时提高警惕，以防不测。但是，不测之事往往难以预测。他警惕得了自身，却警惕不了自身之外的事。也许就是因为曹操的这个特点，蹇硕才会把曹操养在自己的身边。

后宫传来不测。正是曹操调任议郎官的第二年，即灵帝光和元年，曹操24岁，后宫中，皇后宋氏被废。因宋氏是一个有心机之人，对宦官操纵朝廷、钳制灵帝很为不满，常和宦官发生冲突。宦官集团觉得宋氏是对他们很不利的人物，因皇后身份特殊，若不及时采取措施，恐怕会有变化。外戚势力往往是因皇后所起，这是过去的教训。和帝即位时，由窦太后掌政，太后之兄窦宪即为大将军，掌握军政大权，窦家兄弟几乎个个位居要职；安帝即位时，邓太后之兄邓鹭一族，也几乎独霸朝廷的决策权；公元125年，即延光四年，安帝去世，皇后阎氏之兄阎显立刻成为炙手人物。最令宦官们记忆犹新的则是有“跋扈将军”之称的梁冀，他是顺帝皇后梁氏的哥哥，几乎一人独霸朝政，压迫宦官。后来质帝即位，由于其早熟的才气，使他对梁冀的







擅权及凶暴大为不满，常有责备之意，梁冀居然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派人毒杀了质帝，拥立 15 岁的桓帝继位，梁冀仍掌握朝廷的决策大权。现在皇后宋氏对宦官大为不满，若不及早想办法，防患于未然，以后恐怕不好收拾。于是，宦官决定对宋氏发起进攻，他们有计划地不断向灵帝进皇后的谗言，编造事实陷害皇后。灵帝终于对宋氏讨厌以致愤恨，一怒之下，便听从了宦官的建议，废除了宋氏的皇后身份，将她打入冷宫。

凡是和皇后有关的，当然要受牵连。曹操的一个表妹夫宋平是宋氏家族的人，蹇硕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他将曹操放在身边，就是为了等待时机加以报复的。现在既然皇后被废，皇后的族人宋平又是曹操的表妹夫，东牵西连，自然也就和曹操有关了。因此，蹇硕正式奏明皇上，以曹操是宋氏亲属的名义，建议解除他的议郎官职，以解他心头之恨。灵帝即刻下旨，对曹操解职，送返故乡闭门思过。

人算不如天算，真是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”啊，曹操不得不认命了。其时祖父曹腾，因年迈过于体弱，已少入宫中，常居私宅，故而对此变化，也无能为力。何况蹇硕是为了宦官的利益，凡有瓜葛的，尽皆剔除，曹腾也不好说什么。

幸而曹操并不沮丧，依然是踌躇满志，意在天下，对远大前程的必然出现深信不疑。曹腾也就聊以为慰，颇为心安了。

曹操在祖父面前的表现，并非仅仅是安慰祖父，他实实在在也是如此落拓不羁，豁达开放，心怀憧憬的。曹操回到家乡，习拳使剑，狩猎射箭，研习兵法，诵经读史，从不懈怠。兴趣来时，曹操即赋诗歌。有一次，他一边喝酒，一边遥想日后仕途的理想目标，他要建立一个理想世界。他想象着那个理想世界的样子，必定是十分圆满有序的，于是仿效乐府“相和歌，相和曲”的调子，写下了洋洋洒洒的一首《对酒》歌。歌曰：

对酒歌，太平时，吏不呼门。

王者贤且明，宰相股肱皆忠良。

咸礼让，民无所争讼。

三年耕有九年储，仓谷满盈，斑白不负载。

雨泽如此，百谷用成。

却走马，以粪其土田。

爵公侯伯子男，咸爱其民，以黜陟幽明。

子养有若父与兄。

犯礼法，轻重随其刑。

路无拾遗之私。

囹圄空虚，冬节不断。

人耄耋，皆得以寿终。

恩德广及草木昆虫。

这完全是曹操想象中的—个理想世界：太平盛世，官吏绝不会上门追讨税款；皇帝贤明，大臣忠良；人人守礼，民间再无诉讼之事；良马不再作战，而是用于耕作；官爱民如子，人无私心，狱中没有犯人；国君施行仁政，连草木昆虫都受其恩泽……

又一天，曹操在研经读史之后，一腔热血，豪情满怀，联想自己日后为官，一定要以民为本，以国为本。一时兴起，又以乐府“相和歌，相和曲”的另一调式，写下了《度关山》—诗。诗曰：

天地间，人为贵。立君牧民，为之轨则。车辙马迹，经纬四极。黜陟幽明，黎庶繁息。於铄圣贤，总统邦域。封建五爵，井田刑狱。有燔丹书，无普赦赎。皋陶甫侯，何有失职？嗟哉后世，改制易律。劳民为君，役赋其力。舜漆食器，畔者十国。不及唐尧，采椽不斫。世叹伯夷，欲以厉俗。侈恶之大，俭为共德。许由推让，岂有讼曲？兼爱尚同，疏者为戚。

曹操在此诗中明确表示，“国家权力”的执行，主要在于人民，执政者应该厉行节俭，守法爱民。曹操在诗中强烈反对役使人民。为政的目的，在于使民安乐，与民共享。

他说：君王应巡幸四方，了解民情；奖励善良，惩罚邪恶；严格执法，既不随便大赦，也要对罪犯不咎以往。

他说：虞舜在食具上涂上漆釉的奢侈作风，招致十国叛离，远不如唐尧的节俭，即使宫殿里的梁柱也不加雕刻。世人称叹伯夷的美德，便是用来勉励尊崇气节的。

他大声疾呼：奢侈是最大的邪恶，节俭是军民共同遵守的美德。如果每个人都像许由—样看待权势，这个世界又何有诉讼争执。能够彻底实施兼爱尚同，即使陌生人也能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。





曹操提倡节俭，诅咒罪恶，其实是有感而发，有所针对的。因为他在故乡期间，已经听说，朝廷越来越腐败。尽管在各地贪官污吏和军团官兵的索取和勒索下，农民已严重破产，被迫纷纷起义，但灵帝的皇宫却依旧声色犬马。

在宦官的巧妙安置下，灵帝开始不理朝政，整天寻欢作乐，玩物丧志。曹操听到这些消息后，慨叹国危，憎恨宦官。他只能借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抱负和理想。

他虽然现在已经解职还乡，不会再有做官的机会了，但是他却并不这样看，他固执地认为，凡有才有德的人，是不会长久被搁置一边的。尽管朝廷宦官当道，但毕竟还有那么多文武百官料理政事。

因此，曹操等待着。他凭预感，觉得自己不会长期被搁置一旁的。公元180年，即光和元年，也就是曹操解职还乡刚两年的时间，曹操忽感心旌摇荡，神思飞扬，再不能专心于书本之上。他是相信预感的，一定会有贵客临门。果然近午时分，有朝廷使者飞马驰到，相随的还有府中随员。曹操喜出望外，热情相迎。虽非客人，却比贵客还贵。使者宣旨，曹操跪听，使者宣道：曹操解职还乡两年，谨守儒道，朝夕用功，大有长进，特宣进京，复任议郎。

曹操十分高兴，因为牵连解职，重新任用的只有他一人。凡因过解职，重新任用，能官复原职的，也从无先例，可见朝廷对他另眼相看了。后来曹操才弄清楚，原来是朝廷急需一个精通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左传》《春秋》及《谷梁传》，而且又能运用在当代政事上的官员。而京城里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能人。宦官中自不必说了，他们除了善于逢迎，狡诈巨猾之外，别无他术。而百官之中，或胸腹才华不济，或过于迂腐谨小，都不满意。这才有人念起曹操来。但曹操又是刚被解职的人，谁敢冒险提出。于是，几个官员反复商议后，决定联名上书，一是说明确实只有曹操能胜任，二是即使不准，怪罪下来，因是联名，责任也就分散了。

于是，几个官员联名写好推荐曹操的奏折，说曹操精通古学，称得上是经史专家。且年轻活泼，思维敏捷，机智有术，研史习经，都能与时政结合，故而是不可多得之才。又据考察，曹操一腔热血，只为朝廷，即有过火行为，也是年轻气盛之故，而其内心所向，与朝廷并无二致。前年解职，非为有过，

乃受宋氏牵连而已。即便是牵连，也是过于边缘的瓜葛，实际曹与宋，并无任何往来……

几位官员联名上书之言，说得极有道理，灵帝在确实没有能胜任之人的情况下，便准许起用曹操了。朝廷此举，虽出于无可奈何，但在曹操心中，仍很满足，因为这正好说明他自身的价值和分量，这比“另眼相看”更宝贵。过去他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有多大，只知道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。现在，他才突然发现，在“古学”的掌握和应用方面能如他的，原来并不多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能够脱颖而出。既然如此，他就更应该放开胆子去干一番事业了。他凭直觉断定，既然重新起用，他就不会再被拒于仕途之外。

曹操重新出任议郎，并不因为曾被解职而谨小慎微，畏首畏尾。虽然朝政仍是宦官把持，蹇硕仍居宦官高位，但曹操并不因此而对自己的行为和作风有所压抑和约束。

第二次党锢之祸，当时对曹操刺激很大，他始终觉得陈蕃及许多清流派人士死得冤枉，那么多有才有德的名士，都平白无故死于屠刀之下，对于国家是一大损失。曹操多年来一直于此事耿耿于怀，他甚至认为，如果在这事上不重新给个说法，将影响许多才学之士报效国家的积极性。十分认真负责的曹操，觉得身为议郎，就应该根据经史古例，多为朝廷出些主意和建议，努力使朝廷清明公正，以逐渐实现理想的政治局面。他首先想到的是多年前的陈蕃、窦武一案，他认为将陈蕃、窦武一事定为“叛乱”是不妥的，他们当年只是为了匡扶朝政，让宦官交出大权也是为了朝廷着想，并非是反叛朝廷。而当时却以“叛乱”名义进行逮捕诛杀，因为是“叛乱”，受牵连者自然都落了个可悲的下场。事隔多年后，全国上下议及此事者仍不在少数，纷纷鸣不平。

“亡羊补牢”及时挽回还不晚，朝廷要是能安抚人心，还是有希望的。于是，曹操便将他对当年陈蕃、窦武一事的看法和意见，以及当今应采取的补救措施，等等，写成有理有据的一篇意见书，上呈朝廷。可总结为一句话：为所谓的陈蕃、窦武“叛乱事件”平反。曹操的意见书在朝廷引起极大反响，因为此时朝廷仍完全在宦官的控制中，关于“第二次党锢之祸”这个很忌讳的事，谁敢提起？极易引起宦官集团的怀疑和恼怒。而曹操居然公开提出为“第二次党锢之祸”的首要人物陈蕃和窦武平反，这无异于晴天霹雳，

